



新文学碑林

小小十年

叶永蓁 著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小十年/叶永蓁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8.5
(新文学碑林)

ISBN 7-02-002704-0

I. 小… I. 叶… II. 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3226 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181 千字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3

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定价 11.00 元

出版说明

本世纪之初兴起的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带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。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、语言、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全面革新，形成了各种流派百舸争流的新局面，从此，建立起了现代意义的新文学。新文学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，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。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兴起，推动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，文学与人民、与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加强；在民族危难的时期，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，创造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、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之作。四十年代，以表现新的思想、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为特点的解放区文学，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揭露黑暗、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创作互相辉映；这二者的汇合，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，适应了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，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，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。

为了显示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，我们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、有地位的作品原集，汇编成这套“新文学碑林”，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，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套珍贵的文学读本，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供一个园地。这里面每一种书都是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路碑，在新世纪即将

ABE 67/05 03

到来之际,回顾这一碑林,也是对新文学前驱者的永久的纪念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1998年1月

谨以此书献给——
过去的先烈，
未来的伙伴。

第二輯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空山灵雨 | 翦华生 |
| | (许地山) 著 |
| 志摩的诗 | 徐志摩著 |
| 柚子 | 王鲁彦著 |
| 卷施 | 淦女士 |
| | (冯沅君) 著 |
| 草莽集 | 朱湘著 |
| 花之寺 | 凌叔华著 |
| 在黑暗中 | 丁玲著 |
| 背影 | 朱自清著 |
| 喜筵之后 某少女 | 沉樱著 |
| 小小十年 | 叶永霖著 |

目 录

父亲的死	1
祖父	5
母亲	8
学校里	12
茵茵	17
祖父口中的“妻”	22
苦闷	26
乱	30
霖	35
祖父的死	39
今立	43
给茵茵信	47
珠江之滨	51
入伍	57
出发	62
长沙	76
江西路上	82
病	89
战	95
南昌	101
黄鹤楼头	106

武汉时代	112
在上海	131
月清	139
堕落	149
我能忏悔了吗	159
初见到茵	167
所谓“家”	179
再见到茵	191
看茵去	211
终结	240
重上征途	252

父亲的死

并不是自己阿谀父亲，现在想来，父亲确是够作父亲的。

当然，同母亲发生关系而生我们的人，我们是该称他“父亲”。但那不过在名义上我们该如此称呼他，实际，父亲似乎不像这么简单吧！他好像除此之外，对于我们尚有一种另外的责任。制造我们的身体，仅仅是他服务“父亲”底责任的起点。

听祖父说，父亲的命不是读书的，如果他能早生几年或迟生几年，一定得到读书的机会；但他的命不是读书的，所以刚刚在成年时碰到祖父同伯祖分家。倘在未分家的前几年父亲到了成年，或是在分家的时候刚刚出世，那无论如何他就可以读书。是否如此，我可不知道，据祖父说是这样。因为祖父说，他自己同伯祖分家之后，家境不大算得好，所以不给父亲读书了。然而父亲也曾读过好几年书，不过没有“功名”罢了！

我觉得父亲很聪明，不论什么事都能做，母亲病的时候，父亲能够把母亲所做的事拿来做，且做得很好。婶婶们仿佛妒嫉母亲有这样的好丈夫，常常笑父亲怕老婆，但父亲没有生气过，只有笑笑而已！人的确很和气，但在盛怒之下，是不管一切的，同人家闹脾气到厉害的时候，他自己说什么都不怕。虽然只读过一两年书，但也会做诗；下雨时候如果不去做别的事情，便把白居易的诗捧住读个不歇。字也写得很好，柳公权的帖差不多学得很像，因此，祖父常常很后悔自己怎么不给

父亲读书,否则,自己给人家称“老太爷”是够有资格的了。但父亲却不大觉得算什么一回事,也没有后悔过自己怎么不读书而埋怨祖父。

我读书是祖父同父亲主张的。母亲她没有自己的主见,父亲很希望能够给我读书,如果我会读书的话,他说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,总要达到他的目的。祖父更不用说是希望极了!所以我在学校里的時候,父亲同祖父都会跑来看我。若有相当的消息从教师的口中谈到关于我读书进步的话给他们听着,祖父同父亲就都笑了起来。祖父的笑固然是听到我有相当的进步而笑,但父亲的笑,似乎全因为祖父笑着,于是自己也笑了。

父亲的兄弟足足有四个,都比父亲小,我称他们作叔叔。叔叔们一方面觉得我读书是很对的,因为侄儿将来能够进学,至少自己就不怕吃人家的亏,总算有些把握。另一方面为了我读书,而费了叔叔们公有的几十块钱,却好像有点不大舒服。“好汉不吃眼前亏!”叔叔们虽然不是如何有本领的好汉,但吃眼前亏总觉得太不安心。这样,祖父同父亲往往为了我读书而同叔叔们吵嘴;祖父行辈大,不管叔叔们如何的说,就说是硬要做的!父亲只说,分家时候,在自己应得的财产内,给叔叔们扣除多少去,作了每次吵嘴的结束。婶婶是不必说的,在自己的房间内唠唠叨叨着。父亲有些时候也听到,不过都没有回过话。

经过了好多次的吵嘴,终于把我送到一个离开家乡三十里的小学里念书去了。叔叔们实在觉得再吃亏不起了,要求祖父把他们分家。于是,就在这年祖父再造一座屋,预备造成之后,立刻分家。祖父是有了年纪的人,很看惯兄弟的争闹,也不大在意。但父亲似乎很以为不应该这样办,觉得为了儿

子读书的关系，而给他自己的弟弟排斥，虽然并非怎样倒霉的事，却总算不得十分体面。因此，在这年里父亲很忧郁，脸上也许有过笑容，但总没有比往年的多了。

父亲仍是常常跑到学校里来看我。每一来，总有许多话说。勉励我当然在他话里占大部分，顶要紧的还是告诉我不用好高骛远，以求虚荣。他说，人决不是硬要做到了大官才显得出自己的高贵，人是做到了人的义务便可为人。父亲有这样的思想，在当时我并没有怎样注意；现在想来，父亲确是够作父亲了。父亲讲话的时候，似乎很严重的样子，脸上没有笑容，也没有些怒意。不过两眼里含着很热望的神情，眼珠都奕奕有光。父亲这样神情的用意，我是知道他不使我害怕或喜欢，他希望我永久记得他的话，或许更进一步，希望我做到他的话。

一天清早，在船埠头遇见了一个乡人。他为找我而来，我就把他带进学校里去。他本是一个很喜欢说笑的，什么事都没有蹙过眉，但这天，他似乎很见得忧郁，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笑容。他要我把他带到校长那边去。我自己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。不过带他去见校长是不十分费力的事，就带他去了。而且我以为他或许是要见见校长，回乡下为好吓吓人。

校长是见到的。在校长面前，他才说出我的父亲昨夜死去了！因为祖父同母亲的吩咐，恐怕我听了消息回家是很不放心，所以叫他来托校长禁止我的请假。于是，我哭了！我真想不到父亲已经死了！的确尚以为自己在作梦。他也哭，他同我父亲平时还好，在哭声里夹着叹气！校长也不十分好过，频频地滴过几点清泪！

自己只有十二岁，不大懂事。关于父亲的死，仅在听到这不幸的消息之后，哭了一场，饿了一顿饭，算是对父亲死后悲

哀的表示。晚间，也就忘了。但有时想到父亲的死，实在很难过。自己的前途，弱小的弟弟和妹妹，将怎么处置呢？很埋怨祖父同母亲怎么在父亲害病的时候不叫我回去。

两个礼拜后，向校长请假要回家去看看父亲的棺材。校长不许可，心里急得很！留了一封信自己走掉了。

到了家时，一切都觉得依旧；只有凄凉的情绪，是新添的。没有进过门，弟弟已经告诉给母亲说我回来了！祖父慌忙走出，带苦笑来迎接我。我心里突然不安起来，眼泪已经扑扑落下，终于失声而哭了。

祖 父

在回家的船中，原打算到家时是不哭的，因为有许多同学劝告，说哭是使母亲同祖父伤心。自己也曾这样想，然一到家，终于耐不住了。自己全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哭，只看见凄凉的祖父的苦笑，眼泪就自然从眼角里落了下来。

祖父脸上的皱纹更多了，手背上隆起的青筋，每条都可以看出有多少粗细；发是黑白参半的。由这些地方看起来，祖父确是老得许多了！祖父看见我哭，比什么都伤心，手簌簌的抖着抱我在他膝上；母亲叔叔婶婶们也都出来了。

祖父也哭了！哭得更伤心，泪像雨一般落到我脸上。胡子差不多都给鼻涕粘成一片片的。他自己说父亲的死，都是祖父平时做人不好，因为菩萨看不过去，所以使父亲早死，好给祖父知道菩萨是在惩罚他。但祖父又说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，怎么菩萨要父亲死掉呢？在乡里的人很疑心祖父的确做过什么坏事，因为父亲是祖父的长子，他的长子死了，这明明是他做过坏事而给菩萨谴责的证据。所以祖父似乎很担心自己会被人讥笑，但终于没有别的法子来证明自己没有做过坏事情，也只好自己忏悔，以为或许曾经做过，不过自己不知道而已！

这样，祖父是除了可惜父亲死去之外，另负着一种做坏事的罪恶。他哭得很厉害，脸上的皱纹中，积满了眼泪。弟弟在旁边也给祖父哭呆了。叔叔们也替他同情地流过几次泪，母

亲更不必说是整天呜咽着。

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者，精神是很好的：不过因了父亲的死，觉得常常伤感！“节”到的时候，祖父往往自己整天不作声，在没有人见的地方，或许更拿袖子来揩揩眼。我知道祖父又在哭了。但因怕母亲伤心，不敢对谁去说祖父是在哭。而祖父知道我看见他，也立刻在他的脸上现出一层凄凉悲惨的苦笑。

我相信祖父在这时是最苦的了！

父亲死后，祖父所尤其放心不下的，还是要怎样安置我。他自己很知道他齿落发颓，在这样风烛残年，恐怕也不久留于世。假使几年之后，发生了不幸的话，那对我到底要怎么才好呢？而我，又不是熟于世事的人，对于自己的亲戚，故旧，田亩，山园，差不多没有一些知道。母亲是包着脚的妇人，当然也不大十分清楚。叔叔虽然足足有四个，但一到为了财产关系而各相冲突的时候，能保住他们肯自己吃亏而不使侄儿吃亏吗？所以祖父以为自己是太死晚了，而我的父亲却死得太早！这，当对我说话的时候，是常常听到他这样埋怨菩萨的。不过，他是很懂世事的人，完全知道徒然叹苦之无补于事。在事实上，父亲是死了，倘只自己悲伤下去，那末，不仅会因这悲伤而惹起母亲的凄苦，同时更要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去。祖父固然是不怕死的，早死了也许自己倒较为安闲，但那最困难的问题，便当然立刻会在我身上发生，一切祖父同父亲所未了的责任，就重重地加在我的两肩之上了。祖父知道我还未到这样能负重责的时期，而且自己的前途，也许还靠他来安置。所以他此后很想多帮助点我，一方面因此可以安慰已死的父亲，另方面或许自己要得到相当的欢欣。

决定了这样之后，祖父仿佛比从前就振作得多。看见我

时，劝慰勉励的话，比父亲在世时说得更多，更长。虽然说到我父亲死时可怜的情景，流了许多眼泪；但他会立刻带苦笑来安慰我，说我仅记得父亲死时的情景是不够的，还须做到父亲所希望的目的才对。他又说，在无论如何的情况之下，如果力所能及，那末一切对他的讥笑谩骂，他都不怕，只要我自己能够达到他同父亲的希望就够了。

家庭内外的事情，还都由祖父作主，他也好像乐于作主似的。但一想到父亲死得太早，就很不高兴，因为这原来是父亲来做的事，他的确不该替父亲做。然而一看到我，他又觉得我比他更可怜些了！我，也极明白他的苦心，但自己也说不出什么话去安慰他。只有一腔热情，在接受他一切的希冀，在无光的老眼之下，他也许能够知道我吧。

因为祖父的苦心，使我情感上起了谢意；很想要在什么事上得到相当的成绩，给他喜悦一下。但自己是什么事都干不来的，自己的希冀终于成了一种幻想。祖父在当时也并没有什么如何大的属望对于我，不过要我能够比在父亲没有死之前好些就够了。然而他确是处处帮忙我的，能顾虑到我的一切。对于我自身应做的事，他早已替我想到。最要紧的是关于我求学的问题，曾几次同母亲商量过。在最初，他恐怕因这事情到了卖田的地步，那就不很合算；同时，对于数十年的家声，也似乎有些不大光荣。但后来，又不知为什么觉得卖田给孙儿读书，是最体面不过的事了。于是他终于尽自己的力来援助我的上进。母亲也知道祖父的用意是好的，也极希望我能够做到同祖父所希冀的一样。

母 亲

不过母亲起先是不赞同祖父的意见的。她以为最好在这个父亲死了的机会把我歇学。她料想到倘使叔叔们真的同我分家,家境一定会不大丰裕。如果为了我读书的供给,而损害祖传的遗产,那总觉得有几分倒霉,至少,给地方的亲戚说闲话就犯不上!而且因父亲的死,家中已经受很大的打击。她常常哭,哭得比什么人都凶,在萋萋的草丛之中,她当悲伤时,屡次跑到那边槌父亲的棺材去。但父亲是死了,她自然每次都肿着眼独自孤苦地归来。母亲自己的父母,又在好几年前死掉了,所以更觉得苦!除了哭以外,她简直没有别的方法活下去。

有时候,母亲觉得我读书完全是父亲的主见,假使在父亲死了之后,她立刻把我歇学,似乎又太对不起父亲。并且父亲在时,曾为了我读书的问题,和叔叔婶婶们吵嘴过好几次,然而每次的结果,都是父亲得到许多兄弟的讥笑。现在假如我一旦歇学,对不起父亲固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,但她受叔叔婶婶们的讥讽,恐怕更加厉害!同时,祖父很急于打算我求学的计划,他以为一切都可不必顾忌,只要我能够记得父亲临终时的情形,替父亲争一口气。母亲听到了这样的话,眼泪落得比雨还多。因此她内心的感觉,仿佛把我立刻歇学便是立刻消灭父亲的希望,这是多么对不住已死的父亲?!况且现在未见得十分穷困,何必拂了祖父的热情,而使祖父更觉得可怜呢!

祖父又不是替自己打算，更无相当的理由去反对他。父亲在世时，常常告诉母亲说孟母是怎么的贤良，所以此刻她还记得父亲告诉她的故事，也觉得对儿子的责任，自己有一部分要担当的。所以她后来很高兴祖父的计划，竟没有把我歇学。

父亲未死之前，母亲正在病得很厉害，不晓得她患的是什么病，父亲足足看她两整年。弟弟很小，因为母亲病了没有得到充分的乳汁，就更觉得瘦削。父亲除了应尽他自己父亲的责任外，更替母亲尽了大部分的责任。对于弟弟，父亲用了许多苦心把他从襁褓中弄大。家里本来是可以雇得起保姆的，但父亲恐怕叔叔同婶婶们说闲话，终于不敢。现在，弟弟很大了，什么话都会讲，母亲看见他常常苦笑，她往往便连想到父亲。实际，父亲在世时，是从来没有得到相当的愉快的，物质上虽然还不大缺乏，在精神上却的确很没有舒服过，叔叔同婶婶们的闲气尤其受得多！所以母亲也极想尽自己的力量，帮助我去上进，好感谢父亲一番的苦心，使他的希望不致成为一种幻想。

母亲赞同了祖父的意见之后，亲戚们都跑来劝母亲。他们的来意，大概都以为在这时把我歇学是最好的机会。他们说，倘在父亲未死之前，把我歇学，人家一定会笑父亲的希望心太大，不该想自己的儿读书作官的；但在父亲死后还给我上进，则一到没有能力接济时再来歇学，人家便会说你太不量力了。在现在父亲刚死之后，推说家里没有人管不使我上进，这是如何有力的理由！这样的话，母亲听了好多。尤其是那些远房的姑母，和同母亲一起拜佛的老太婆，说得更是娓娓动听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母亲也的确有些后悔过。但终于因为祖父同舅公的反对，母亲想着父亲的苦意，竟没有给亲戚们阻止。父亲的棺材又还放在后园，母亲当早晚开闭窗户之时，